

游戏

□ 周海亮

两天前,儿子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城市。他们在候车室的入口停下来。两个人盯着安检仪的小屏幕,那上面不断流动着各种箱包和编织袋的轮廓。男人说:“看到了吗,把行李放进去,屏幕上就会照出行李里面的东西。它为什么能照出里面的东西呢?”男人低下头问他七岁的儿子。“是X光的原因,你昨天刚跟我讲过的。”儿子说。

男人满意地点头。他是某个建筑队的工人。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男人,他们从家乡来到城市,散落在各个建筑工地,以超负荷的劳动来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期望。男人说:“只有X光才能把东西变成透明的,我们才能看见它的里面。要是人钻进去,内脏就会清楚得很。”说完,男人冲儿子笑笑:“你看好了!”

然后,他就做出一个让周围所有人都大

吃一惊的举动。他突然扑向安检仪,蜷了身子,像一个编织袋般趴着。安检员大喊一声:“你要干什么?”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传送带把男人送进安检仪,屏幕上出现了男人趴着的瘦小轮廓。几秒钟后,男人被安检仪吐出。安检员冲过来,冲男人吼叫:“你发什么疯?”男人尴尬地笑笑说:“我和儿子做游戏呢。”安检员怒火冲天:“你们拿安检仪做游戏?这东西对身体有伤害你不知道?”男人慌忙朝他眨眼,腼腆地笑笑,然后飞快地拉起儿子说:“走,我们去乘火车吧!”

他们来到候车室,找两个座位坐下,男人问儿子:“你刚才看清楚了吗?”儿子摇摇头:“不是很清楚。”男人说:“没关系,你看个大概就行了,得了肺病的人,肺那儿会有一个很大的黑影,你看见我有吗?”“你那儿没有黑影。”儿子认真地说。“这就对了,”男人满意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你看我们多

聪明,我们骗那个没穿白大褂的大夫说我们在做游戏,他竟然信了,也没收我们的钱。回去,你娘问你,‘你陪你爹去看X光了吗?’你怎么说?”男人问。“去看过了。”儿子说。父亲捏了捏儿子的小脸:“告诉你娘,我的肺病早就好了,别再让她担心。也别再让她把你一个人送过来,陪我去医院。”“好。”儿子使劲地点头。

男人把儿子送上了火车,往回走。他走得很快,他还得赶回去干活,他还得在这个城市里拼命赚钱。他要把赚来的钱全部带回家,家里需要钱。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的病,哪怕,只是挂个门诊,然后照一张X光片。男人走得有些急,他轻轻地咳起来,咳出的痰里夹着淡淡的血丝。他紧张地回头,却想起儿子已经上了火车。

于是男人笑了,刚才他和儿子做的那个游戏,让他满足和幸福。



锦绣望城 肖东辉画

名人堂

没有『发小』的一代

长沙 王开岭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的孩子——尤其大城市的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

有位朋友,儿子6岁时搬了次家,10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

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

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

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儿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湿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们给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

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百鸟林

树叶和树干

宁远县柏家坪完小 柏兴武

单位的小陈特别怕老婆,我们经常拿这个笑话他。国庆假的第三天,轮到小陈坐庄请客。几杯酒下去,有人开始吹嘘自己如何修理老婆了。

小陈也喝得飘飘然了,大概他也想在我们面前表现一下,见他老婆进了厨房,低声附和说:“是呀!老婆算什么?咱男子汉是顶天立地的大树,老婆不过是树干上的树叶,风向哪边吹,她就向哪边飘……”

文字家

母亲的反语

益阳市 刘丽华

坐在回娘家的火车上,与对面的女子聊到母亲,一下有了共同话题,特别是聊到母亲的反语,现在想来,心里依然酸酸的。

有一年的母亲节,我给母亲买了两套睡衣,是纯棉的灰、绿两色碎花布,凭着对母亲的了解,素雅的花色,棉质的布料,应该符合她的审美标准。我兴高采烈提回家等待母亲验收,可她一盆冷水泼来:“退了吧。”我想,母亲是心疼我花钱,忙将买价减掉一半,母亲这下补充三个字:“不喜欢。”我想,真不喜欢那就带她去换了吧,可她一口回绝,坚持退货。就连试穿一下,都不肯。我只好搁那,不管不问,心想她怕浪费了,总会穿的。可后来,这两套睡衣辗转了一圈,从外甥女到我姐,再到我,都穿一两回,落个半新不旧,时间一年多,才回到母亲身上。她清楚我们是真不喜欢穿,才自己穿了。偷看她站在镜前孤芳自赏时,我知道她是喜欢的。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读懂她绕圈子的反语。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太偏食,许多美味佳肴都不动筷子,我们给她夹菜,她一边躲闪一

小陈还没说完,他老婆就从厨房出来,愤怒地瞪大了眼睛问:“你刚才说什么?说你是树干?我是树叶?”

大家在心里偷偷地笑,想看小陈怎么下台。谁知道小陈大声说:“老婆,我说的没错啊!我是树干,你是树叶,所以我一直不敢得罪你。因为我知道,我得罪你了,你肯定会跟树叶一样飘走,那我就成了光杆。大家都知道,光杆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边说不喜欢吃。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在吃我们吃剩的猪肚,吃得津津有味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的“不喜欢”是为了让我们吃饱喝足。此后,我有了对策,就是她拒吃时,我佯装吃不了要倒掉,她这才勉强接受。

我们兄妹一个个离家后,父母成了空巢老人,平时打电话,问到他们身体状况时,母亲总说很好。有一次,我莫名不安,便悄悄打电话问我家对面邻居,邻居反问:“你母亲出过一次鼻血,父亲摔过一次跤,你们都不知道吗?”放下电话,我请假,买车票,火速往家赶。一路上,同事的母亲脑溢血走了的事纠结我心,只因她不懂母亲的反语不知她有高血压……回到家,我马不停蹄带二老去医院做全身体检,检查结果并无大碍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细细回味,母亲的反语太多太多,几乎贯穿生活的每一天。凡她说的“我很好”、“我不喜欢”、“我什么也不缺”……都含水份的。其实,天下母亲都是“反语学院”毕业的,做儿女的,不能疏忽大意,要及时解读她的反语,才能少些遗憾,多些孝心。

秋思

长沙县教育局 常正祥

穿越一场冷雨
大雁的翅膀来来往往
稻禾泛动旧日时光
希望的气息
淹没了整个村庄

禾场上的阳光
被父亲翻起波浪
古铜色的汗珠
滚落了许多沧桑

枫叶正梳妆
羞涩的容光
在袅袅的炊烟里
升浮母亲年轻的模样

路边一位老农
兜售萋萋季节的明朗
略胖的农嫂
撩人的乡音
秋水般四处扩张

站在风的深处
麻雀啄食点点遐想
啄出祖母温馨呼唤
啄出孩子们喧哗的声浪
桂花闲逛 一路幽香
九月菊探头
一朵朵微笑灿然绽放

小说迷

第一笔生意

湖南城市学院 王国军

男人这天很早就来到了他新开的店里,男人很年轻,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摩托车店今天凌晨开张,虽然设备还不是那么齐全,但男人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正坐在他的皮椅上等待着第一个客人的到来。

第一个客人会是什么样子呢,男的还是女的?富翁还是打工族?男人想,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进了这张门,绝对要搞得定他,而且又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本店第一个客户。人总是喜欢往生意好的地方跑,对,就应该制造一种忙碌的现状。

男人正想着,外面传来了男性沉重的皮鞋声。终于来客人了,男人激动得站起来,但旋即又坐了下去。男人满意地听着客人走来的皮鞋声,接着,男人看见一个头发花白、打扮朴实的中年汉子走进来。

“老板……”中年汉子说。

“请稍等一会,”男人迅速抓起话筒,“先生,不好意思,今天生意实在太好了,等我接完电话再招待你,好吗?”

“老板,我是来……”中年汉子的语气很急。

男人噤了声,握住话筒:“我有几个很重要的业务要处理一下,能再等等吗?”男人清清嗓子,贴着话筒继续说,“需要6台摩托车么?哦,好的。中午就给你们送过去,什么?西门街那里还要十辆,好的。保证价钱公道,服务到位。”

“先生……”中年汉子说。

“哦。”男人微笑着说,“那好吧,既然您这么急,我就先为您服务,等下我还有几个重要的客人要接待,都是上十万的业务。先生,您喜欢什么牌子的车?”

“是的,我很着急。”中年汉子彬彬有礼说,“您知道现在做什么工作都是这样的,等下我还有好几个业务要忙,不过我不是来买车的,我是邮局的,来为您的电话接上线。”